

重读古典

思想之旅书系

李书磊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重读古典

李书磊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读古典/李书磊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2

(思想之旅书系)

ISBN 7-5043-2941-X

I. 重… II. 李… III. 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020 号

书 名 重读古典

著 者 李书磊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复外真武庙二条九号

邮 码 100866

联系电话 63263201(发行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东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7 印张 132(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0.00 元

书 号 ISBN 7-5043-2941-X/I·404

序 一

1989年冬天到1991年冬天，我在北京西郊蓝淀厂附近赁屋而居。那两年好像朋友们一下子全走光了，我的门上干脆连留言袋也不挂了。偶尔也有人敲门，那是鬼鬼祟祟来推销手套、袜子或者大蒜之类东西的小贩。离住处不远有个春来饭馆，与我小时候看的《沙家浜》中的春来茶馆同名，使我觉得既亲切又古怪。我常到春来饭馆吃饭。这饭馆地偏，客人很少，我每次去都看见空空如也，白色桌布上落着尘沙，老板娘无聊地闲坐着。两年间我很少说话，只是在窗下读书，读古书。有时候读到感动处特别想与一个人聊聊，但没有人。我于是写成札记。那一天傍晚我走出楼门，发现纷纷扬扬地正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一首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

现在我把那些札记中的一部分整理成文出版，也算是把那些被收藏的声音放大：以补偿那时候的寂寞。

1992年8月于青龙县

序 二

我今天坐下来为我的小书《重读古典》补写序言。我读书原很看重序跋；我觉得一本书如果真的是一个人生命与灵魂的记录，他就会由衷地对它生出珍惜与流连，就会自然而然地通过序跋回味并反省自己的这一段思想与表达。序跋至少代表了一种从容和严肃。但这本小书最初的自序却只有寥寥数语，是因为关于古典想说的话太多反而难以措词了。

《重读古典》是我在一年间读古书的札记。二十六岁的那一年我突然生出一种强烈而神秘的要重读中国古书的愿望。或许是人走过青春、走向而立都会有那种寻找立命根基和精神皈依的需要，或许是在经历了一场青春动难之后人会对遥远而古老的文字产生亲近感，或许是猝然面对一个多变而陌生的时代人会本能地要从祖先的传统中寻找应对的力量和智慧：反正这一年我读古书读得很投入，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偏僻地方闭门谢客。《尚书》中的征战与《史记》中的杀戮，《诗经》里的爱情和唐诗里的痛苦，这些曾经在我的祖国也即我的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都自然而真切地成为我生命历程的

一部分。我觉悟到大部分时候人对最重要的启示是对面不识的，我想古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魂灵其实一直都在向我们告诉着我们作为中国后人的秘密和使命，只是由于麻木和愚顽我们非得要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下才能真正地领悟它。在结束这一年封闭式阅读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终于完成了对中国的归化，终于唤醒了作为这个东方种族的一环，延续并且更新这个种族的自觉。

这之后我来到了华北一处乡村居住并工作了一年。没有比乡村更唤起我的中国情怀的了。那在村头拄杖而立、搭手观天色的老者，那因劳苦而满脸皱褶一如中年却又性格开朗浑若顽童、不说笑话不开口的青年男人，那一件普通的花衣就打扮得娇艳美丽、被当地人称作“高山俊鸟”的农家丫头，那在夕阳中深情依依的幼杨林，那在冬夜的热炕上就着烈酒讲述的伤心或者残酷的故事，都把中国的形象与色彩印入我的心中，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族人、我的家园和我的历史。那地方还有许多满族人聚居，彪悍的民风 and 清洁的习俗又额外增加了我几分欣喜。行在尘土飞扬的乡村道路上，我想起了我在灯下曾阅读过的中国人的经、史与诗，我明白只有这一切才能真正地感动我并且成就我，才能真正使我痛苦和幸福。

后来我当然又回到了城市，回到了高楼、电脑、好莱坞电影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世界，回到了薪水、职级、分房、购物的市民化处境。在这充满磨损、疲惫和懊恼的心灵经历中，在这日渐洋化、日益繁荣却不知为什么总让我有点心虚的“商品大潮”中，我会时时记起那个由古书和乡村所构成的朴

素的中国，记起这个朴素的中国所给予我的神圣的命令。我不会拒绝却也不会苟同这个由一种异己的文化所带来的时代，我还要对它仔细地观察、体味和思量，我要把大江南北作为一个辽阔的研究田野去测度中国走向新生的可能与道路。我并且深知，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战胜自己身上的卑琐与渺小，做一个堂正的中国的儿子，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希望这种当代的文化实践能把我们同司马迁、杜甫、顾炎武们连接起来。

1995年于大有庄

序 三

人说一本书有它自己的命运，其实这命运在它印成书以前就开始了。这本书首次成稿于1992年，是应海峡文艺出版社之约。海峡出了三次校样，却终于因故（至今不知何故）没有付印，遂作罢。1996年春将书稿增补后交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年春天又将此书作了修订，删除两则，并增加新写的两万五千字作为补编，交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所以这书也就有了三个序。“重读古典”这个题目或称这件事情是我所偏爱的，我计划仿培根编小品文集的故事每隔一段时间修订增补一次，意在不断地修续与古人的亲缘，不断地从古人的情感与意念中汲取当代生存的力量。

1997年4月7日于大有庄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2)
序三	(5)

· 《诗经》血缘 ·

河边的爱情	(3)
红花与白草	(6)
《诗经》辨	(9)
“淫声”与美政	(13)
英雄之爱	(18)
两种解说	(22)

· 唐诗情结 ·

《唐诗三百首》	(27)
格律的意义	(30)
友谊一种	(33)
宫词说	(35)
一瞬	(40)

绿色恐怖	(43)
宦游与漫游	(47)
天才	(52)
新年的平静	(55)

· 元曲关系 ·

关剧内外	(59)
《西厢》情理	(66)

· 《三言二拍》的领悟 ·

为什么不爱丫鬟	(75)
小说中的诗	(78)
语言的长征	(81)
比较	(83)
小说眼	(86)
国粹一例	(88)
反读	(91)
细微之处	(96)

· 《聊斋》精神 ·

情是何物	(105)
什么是人	(108)
中外神谴	(110)
云雨何来	(112)

小说家的懒惰·····	(115)
反类型·····	(118)
情亲之战·····	(120)
一则故事的缘分·····	(124)

· 《红楼》纲领 ·

经典的意义·····	(131)
“好了”的矫情·····	(134)
论薛蟠的诗·····	(137)
论贾母的批评·····	(140)
《红楼》景语·····	(145)
《红楼》之爱·····	(149)
点滴觉悟·····	(152)

· 补编 ·

孔子的本心·····	(163)
诗之外的陆游·····	(177)
《水浒》开篇·····	(199)

《
诗
经
》
血
缘

河边的爱情
红花与白草
《诗经》辨
“淫声”与美政
英雄之爱
两种解说

河边的爱情

今天读来,《诗经》真正活下来的诗是那些爱情诗;而阅读《诗经》中的爱情诗我发现了一个动人的情节:这些爱情大都发生在河边,爱的歌咏有很多都同河流与河水有关。那首开宗明义且家喻户晓的《周南·关雎》写的就是河边的爱情:“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然你可以说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一种虚写的起兴,但要知道起兴实际上常常是即景的:举目望去,随意所见的物事就随手拈来加入歌诗,因而起兴往往是不可分割的本文意象;何况《关雎》中另一段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更坐实了这种河的场景——荇菜乃是一种美丽的水草。与《关雎》相埒的还有那首著名的《邶风·柏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这姑娘在河边萌动了对那垂发少年的思念:“髡彼两髦,实维我仪。”“河边爱情”在《诗经》中成了一种惯例甚至成了一种模式。“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周南·汉广》)“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卫风·有狐》)“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郑风·褰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秦风·蒹葭》）……唱不完的爱情就紧贴着那流不尽的河水。

自然这河水与爱情、河流与情歌的关连本出自无心，然而唯其无心反倒更见出了一种本质的亲缘。到底是为什么爱总靠着河、河总关着爱？后世词人说“柔情似水，佳期如梦”，或许这情与水真是有一种品质上的呼应；不过真正使我们动心的乃是另外一则关于河水的典故，《论语》中的典故。当年孔子来到了河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对人生本有一种明净澄澈的达观，但他面对河流也不禁发出这种伤感的喟叹。赫拉克利特说，“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河流”，这明晰的哲理论断中似也透露出一种深刻的骚怨。真是一呼一应，无独有偶。而深入民间的谚语则更像是一种绝望的控诉，民谚说：“西流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哲人和俗人发出了共同的感叹，这河流究竟为什么如此扣动人类的心弦？或许河水向人们提醒的最惊心的东西乃是孔子所说的“逝者”。那从容而恒常的流逝乃是时间的赋形，时间无情地离去恰像这河水；而时间正是人生的本质，人生实际上是一种时间现象，你可以战胜一切却不可能战胜时间。因而河流昭示着人们最关心也最恐惧的真理，流水的声音宣示着人们生命的密码。对河流的惶恐定是人类代代相传的一种原始记忆：日常的生活中你可以逃遁于有意无意的麻木，而面对河流你却无法回避那痛苦的觉悟。面对河流你会想起你已经失去和必将失去的一切，想起在这永恒的消逝中生命的短暂与渺小，会有一种无法安慰的绝望攫住你的心，你感到一

种无限凄凉的脆弱与感伤。——也正是这个时候爱情就产生了。在这种冰冷的空虚中你想抓住点什么，你想靠住点什么，你的心渴望着慰藉。于是男人就想起了“窈窕淑女”，女人就想起了“髡彼两髦”的少年。这一切都是那样地自然而然。爱情是人类无望人生中唯一的救赎，也是人在无边的沉沦中本能的呼号。除了爱情人们还能依凭什么呢？长生与飞升的痴想明知是一种幻影，而人世间再伟大的功业也终会烟消云散，“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王侯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这时候爱情这种同样短暂的东西却获得了一种神秘的永恒力量，人们就凭借这力量与残酷的世界抗衡。情人们在河边大声地喧哗（《郑风·溱洧》），情人的喧哗就盖住了河流的咒语。

人们面对河流即是面对命运，河边的爱情即是人类对命运的反抗。

红花与白草

孔子教导他的儿子孔鲤学习《诗》，说要是不读《诗》就不会说话，并且对他的学生说读了《诗》近可以更好地事奉父母，远可以更好地事奉君王，还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与当贤臣孝子并列，可见孔子并不太迂腐，他对了解自然、增加科学知识还是非常重视的，并不像后世一味讲忠孝的腐儒。《诗经》里面确实提及许多动植物的名字，尤其是《国风》差不多每篇都涉及，因为《国风》就是来自山野田园的歌；把《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汇集起来，竟可以编一册小小的生物学辞典。但在我们看来，《诗》毕竟是诗，其中的鸟兽草木不是风干了挂起来的动植物标本，而是活生生的形象，甚至并不仅仅是作为景物的形象，有时它们在诗中直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你要是把《诗》仅当成生物学教科书那可就错了，孔子就犯了这个毛病。孔子到底还是有点迂腐，要不然为什么偏偏是他成了后世无数腐儒的祖师爷呢。

相比之下，《诗》中的鸟兽不如草木有神采。而在写及草木的诗中我最欣赏的是《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